

耐得寂寞 自有芳华

——从电影《决胜时刻》看何冀平的编剧艺术 □路海波

这几天北京的银幕和舞台非常热闹,且都和一位编剧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她就是何冀平。由她编剧的电影《决胜时刻》已于9月20日在全国上映,同样由她编剧的舞台经典剧目《德龄与慈禧》在保利剧院盛大献演,都获得了强烈的反响。其中,《决胜时刻》是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而由博纳影业主投的弘扬主旋律献礼大片。作为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重大革命历史电影题材,《决胜时刻》有与以往不一样的银幕表达。特别是注重刻画老一辈革命家叱咤风云、指点江山、扭转乾坤伟大大形象的同时,也浓墨重彩地刻画了陈有富、田二桥、孟予那样的普通青年人作为历史推动者的动人形象。放映的影片中不仅有唐国强、刘劲、王伍福等老牌明星所扮演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还有黄景瑜、王丽坤、聂远、张涵予等年轻的流量明星扮演的年轻革命战士或是其他重要角色。这自然有何冀平为吸引作为当下主流电影观众的年轻人观影兴趣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何冀平经过对历史的深入研究,认为当年的那场革命本身就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众多年轻的革命者共同奋斗才能取得最终胜利的。英雄史观和人民史观的二合一一是这部影片着力表现的主题。在当今世界风起云涌、面临多事之秋,我国改革又正在深入发展、需要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共同砥砺前行的重要历史关头,《决胜时刻》成功塑造了新老两代革命者的形象,能够更好地吸引不分男女老幼的几代人观众了解这段重大历史。观众不仅了解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立立下的丰功伟绩,也了解到当年我们的胜利,同样离不开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依靠人民群众,依靠像《决胜时刻》中的陈有富、田二桥、孟予、田二桥父亲那样的普通人参与革命、牺牲生命的壮举,离不开像影片中陈有富、田二桥和孟予那样的年轻革命者的努力和奉献精神。该片激励广大观众为了完成我们在当今新时代正在承担的强国富民的历史使命,不管前路有多少艰难困苦,我们都要共同奋斗到底!

何冀平创作《决胜时刻》经历了诸多艰辛。联想到何冀平几十年创作经历所体现出来的那种戏比天大、耐得寂寞、自有芳华的创作精神,的确是年轻同行们学习的榜样。当初博纳影业总裁于冬和影片监制黄建新曾为找不到合适的编剧而发愁。幸喜由张和平钦点了何冀平,而且张和平特地补充说,已定于2019年9月公映的《决胜时刻》的编剧非何冀平莫属。何冀平虽早就移居香港,但

她与张和平曾任院长且作为她娘家的北京人艺素有合作。所以尽管她手头“文债”很多,但对于张和平力荐她担任《决胜时刻》的编剧,她自觉不仅无可推脱,还应该勇敢承担。而张和平之所以力荐何冀平,也是因为他太了解何冀平了。他知道何冀平从30多年前人行以来,就以耐得寂寞、潜心创作、诚信守诺而为人所敬重。

何冀平从小就是学霸,尤喜文学。因为“文革”的原因,她自北师大女附中毕业后,在工厂当过工人。1978年她入读中央戏剧学院文学系编剧专业之前,在编剧方面,她就以一名工人编剧的身份在行内崭露头角。1982年中戏毕业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赵起扬慧眼识珠,她由此成为北京人艺的一名专业编剧。1988年,何冀平为北京人艺创作了《天下第一楼》,那也是她的舞台大戏成名作。上世纪90年代初她因家庭原因移居香港后,电影导演徐克约见她,我看过你的《天下第一楼》。你能把一个大酒楼写得那么精彩,那你一定能写好一个小客栈。于是就有了何冀平编剧、徐克导演的武侠侠经典电影、至今盛名不衰的《新龙门客栈》。那是何冀平第一次写电影。写《天下第一楼》的时候,何冀平在北京和平门烤鸭店体验了两个多月的生活。从开始时师傅们怀疑她是卫生局检查食品卫生的干部而对她敬而远之不理不睬,到手把手教她烤鸭技艺,直到她考取了烤鸭专业的二级厨师证。在北京人艺排演《天下第一楼》的剧本围读阶段,不少人怀疑年纪轻轻的她怎么能写出这么一部含义隽永的老北京大酒楼的戏。然而当一些老艺术家在现场向她提了许多有关烤鸭专业的技术难题时,何冀平竟然没有一个答不上来的。写武侠电影剧本《新龙门客栈》的时候,她坚持在原故事框架中增添了张曼玉和林青霞扮演的两个人物的对手戏,也使整个电影的情节色系和情感色系更加绚丽多彩。2016年创作由许鞍华导演的《明月几时有》时,她采访了许多人物原型,并为此悟到了这部抗战电影的主题,就是普通人创造了历史。她塑造的周迅扮演的的女儿和母亲之间,虽然道不相同,理念各异,但母女情深,最终在抗日大潮道路上殊途同归,人物形象感人至深。而有意思的是,那部电影的片名《明月几时有》,竟是她将30年前为原名《夜上樊楼》,后来叫《天下第一楼》的剧本重新改名的



时候,偶然在一本叫《对联大全》的书中看到的一副对联而触发的灵感。那副对联是:“好一座危楼,谁是主人谁是客。只三间老屋,半宜明月半宜风”。这对联大有来历,据说是康熙皇帝出的上联,纪晓岚对的下联。纪晓岚30岁考中进士,他享有文名之时,起码与康熙帝隔了30多年。何冀平因看到这副对联发灵感而将《夜上樊楼》改为《天下第一楼》。用她借北京人艺老艺术家苏民的话说,《夜上樊楼》这个剧名不太响亮,不够有力。改成《天下第一楼》后,果然格局和气势就不凡响响了。而2016年创作的电影剧本《明月几时有》,其剧名还是得益于30年前看到的这副对联,真是奇妙至极。

今年已近70岁的何冀平于2018年9月底答应接受《决胜时刻》的创作任务。当时,这部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的大片尽管还没有剧本,却已经定档在2019年的9月下旬于全国公映。时间如此紧迫。何冀平一如既往,闭门潜心创作。在接下来的4个月时间里,她搜集、研读了几百万字的资料,琢磨创作思路,打磨故事大纲和剧本细节。大纲第一稿出来后,就博得了出品方和监制、导演等主创团队领导的击节赞赏与一致通过。剧本出来也照样如此。成片出来,到了在北京路演点映,又收获了一路赞叹。从何冀平作为工人业余戏剧作者到专业剧作家近40年的创作历程中,她始终秉承戏比天大、人物是剧本中心的信念。为了创造出坚实的人物形象,她总是把大量的时间花在深入生活、采访亲历者上面。功夫在诗外和功夫在戏外,指的是诗人和剧作家首先要认识生活、理解生活、参透生活,耐得寂寞,潜心创作。要摆正自己和国家、民族、社会、大众的关系。为时代、为国家、为民族而写作。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何冀平说她接下来还有好几部作品要写。我们祝愿她不断为观众奉献出精品力作。

《决胜时刻》

以人为本 激活历史

□尹鸿

《决胜时刻》表现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在开国大典前夕,驻扎北京郊区香山的半年时间所经历的重大事件,表现中共从革命政党转变为执政党所经历的抉择和部署,不仅揭秘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史实,而且也是对中共执政为民的政治初心的一种追忆和致敬。在共和国70华诞前夕公映,其政治意义和价值不言而喻。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赞美诗。当年,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在其《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一文中,曾经充满憧憬地描述过未来的新中国,“它是站在海洋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快要成熟了一个的婴儿。”而在《决胜时刻》中,这个新中国已成为一种即将实现的既定事实。无数仁人志士所梦寐以求、所浴血奋战的人民当家作主、民族独立自强的愿望即将实现。这注定了这部影片的基调是昂扬、辉煌、生机勃勃的,它呈现的是一种新的精神、新的文化。

电影不是历史教科书,记载已经发生的事往往不是艺术的主要使命。如果说历史结果已凝固,艺术则是对已经远去的历史的激活。艺术与历史最大的差异在于,历史更关注事,关注发生了什么和怎样发生;而艺术则更关注人,关注人做了什么和为什么做。在这方面,《决胜时刻》不仅仅是一段历史文献的影像再现,更展开了对历史中形形色色的人物艺术想象。在这方面,本片的艺术探索弥足珍贵。

影片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为故事圆心,但它却同时展开了多条叙事线索。中央书记处工作,国共合谈进程,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垂死挣扎,军事前线的战斗,毛人凤、戴鹏程和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毛泽东与南岸英、李纳、李敏以及若隐若现的江青的家庭生活,全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再加上虚构的警卫队长陈有富和播音员孟予的爱情,小警卫员田二桥的故事……显然,这么多的线索和界面,注定了这部影片的“非故事性”和“非戏剧性”,与其说它是具有完整戏剧冲突的故事,不如说是一部形散神不散的散文电影,与其说它是靠故事的一波三折不如说它是靠人物的栩栩如生将观众带入历史观看的视角中。而这个形散神不散的“神”,就是影片对各种人物性格的塑造。电影像一幅动态的历史画卷,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在银幕上谈笑风生,从而也让历史片段变得鲜活生动。

在众多表现毛泽东的电影中,这部影片的毛主席形象颇为丰满。在决定重大事件时的坚定、睿智,帮助捕捉崔嵬时对待孩子的那份童心和慈祥,对待同志和战友时休戚与共的诚恳,对待张治中和民主党派人士的情怀若谷,用锦囊妙计促成身边警卫员的恋爱所体现的风趣,对梅兰芳先生的尊重所体现的艺术修养,在街边吃完北京小吃的“赖账”……许多细节都从不同维度塑造了一个更加立体的毛泽东形象,也与毛泽东当时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状态高度契合。虚实虚实、自成整体。虽然扮演者唐国强与当时56岁的毛泽东有不小的年龄差距,但正是人物形象所具有的生动性,才使得演员能够超越年龄局限,抓住其人物内在特征,也成为他自认为塑造最成功的毛泽东形象之一。

与此相似,影片中许多历史人物的塑造都有新的突破。刘劲饰演的周恩来在这部作品中,改变了过去相对固化的温良恭俭的形象,他两次与老对手、老朋友张治中的唇枪舌剑,都合情合理、有礼有节,表现了在当时处境下更准确的人物本色。而马晓伟所扮演的蒋介石形象,在本片中既没有个别作品过度人性还原的矫枉过正,也没有回到过去的政治漫画,而是写出了他在大厦将倾时困兽犹斗和无可奈何的矛盾心理,而最后一刻放弃在开国大典当天轰炸天安门的计划,更是为观众留下了丰富的性格想象空间;而广受赞誉的任弼时拉小提琴的段落,将无数先驱为理想献身的精神表现得充满诗情画意。即便是影片中着墨不多的一些次要人物,如民国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最后自杀谢罪的潜伏特务戴鹏程等等,也都写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和典型命运。历史云卷云舒的画卷,因为有了这些人物的点染,才有了艺术的生动性和感染力,而没有仅仅停留在对历史事实的文献展示层面。

当然,影片最重要的艺术创新之一,是虚构的毛泽东身边的几个普通人。陈有富、孟予这一对情侣形象,为多维度展示毛泽东性格提供了一面不同的镜子,展示了伟人“普通”的生活侧面和性格侧面。如毛泽东给陈有富提供“诗经”的锦囊妙计去讨取孟予的欢心;毛泽东让孟予为参会者朗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段落都是影片中的神来之笔。当然,相对而言,这两个虚构人物由于缺乏性格假定的统一性和自身行为的主动性,与那些真实的历史人物相比,反而更多地停留于功能设计的状态,自身的完整性和深刻性反而并不出彩。不过,在文学和电影史上,用虚构的普通人来带动大历史的叙述,虚构人物的功能性价值往往大于艺术价值,例如美国作家赫尔曼·沃克著名的《战争与回忆》中的维克多·亨利,也更多的是串联二战大历史的功能性角色。

更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警卫员田二桥的塑造,应该说是影片中意外的亮点。从不认识双清别墅的细节开始,这个天真、勇敢、忠诚的青年性格就让他立在了观众面前。因为一个梦境,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同意他回乡探亲并让他收集从基层得到的信息;小战士申请到前线并悄悄给主席写信汇报;最后在渡江战役中英勇牺牲,毛泽东得知消息后泪流满面……领袖形象的立体,正是有了这些虚构人物的镜子才能更加充分地体现出来。这也是本片创作的一大收获。

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历史悠久、硕果累累。在80年代以前,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大多采用传统的戏剧性叙事方式,从《南征北战》到《西安事变》,出现了许多代表性作品;思想解放运动之后,从《小花》到《今夜星光灿烂》,则受苏联电影和当时人道主义思潮影响,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从戏剧化走向了诗意化,更着重于写人情人性,甚至发展为反战主题;而1989年《开国大典》和《大决战》等一系列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出现,则创造了一种全景式、立体化的叙述方式,确立了文献电影的创作模式;进入新世纪以后,以《建国大业》为代表的影片,则用一种片段化、细节化的叙述,开拓了一种场景化创作形态……这些影片共同推动了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创新和发展。

《决胜时刻》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些创作模式的集大成者。反特线索的戏剧性,任弼时拉小提琴和田二桥牺牲的诗意化,国共两党高层的片段化、政治、军事、反特、家庭、亲情、爱情多线的立体感,可以说都是对过去不同阶段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模式的继承。但在本片中,这所有不同的创作手段又共同汇聚在对人物的塑造上。创作者努力在造型上、心理上、性格上、语言表达、行为动作、甚至面部微表情上,找到每个人物可识别的“惟一性”。无论是历史上有名有姓的大人物,还是创作出来的虚构人物,这种形形色色人物的“惟一性”,使得影片中的历史场面有了人的鲜活性和生动性。对历史人物的想象,使得本片在继承过往革命历史题材经验的同时,获得了艺术上新的突破。

当然,也正是因为影片集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经验之大成,所以出现了一些风格不统一的痕迹。例如,反特的戏剧性线索不够完整;两位年轻人的爱情故事缺乏新意带来人物形象的单薄;领袖人物的性格特征还是留于表层性,客观上使得人物缺乏更结实时代力量,也缺乏心理和行为的深刻动机。如何将戏剧性、诗意化、文献性、以人为本有机、完整地融为一体,或者在某个向上更加单加,有所为有所不为,还是一个需要继续探索的创作难题。革命历史题材电影未来的突破,更在于如何用美学的方式真正去理解和表达历史人物的深刻性、复杂性以及时代的制约性和个人命运感。而这种史诗性创作的出现,需要的既是创作者的坚持和才能,更是时事所营造的整体艺术想象和艺术创作氛围。

刘俊杰相声新作 守正创新 引领潮流

“很久没有在剧场这样开怀大笑了。”这是9月21日晚从北京东城区文化馆看完刘俊杰相声专场演出后很多观众的直接感受。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由中国文联曲艺艺术中心、中国曲艺家协会相声艺术委员会、北京市曲艺家协会、天津市曲艺家协会及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共同主办的刘俊杰相声新作专场演出暨艺术研讨会9月21至22日在京举行,国家一级演员、相声作家刘俊杰先后与李立山、陈惠增、许建、张尧合作表演了《躲不开》《证明的证明》《这是怎么了》《老有理》四段自己近年创作的相声新作,引发了观众的热烈反响,加上相声表演艺术家李金斗惟妙惟肖的主持,当晚现场笑声、掌声此起彼伏。

这四段相声是近几年刘俊杰不断深入生活,挖掘百姓身边故事,用百姓视角、百姓语言勾勒时代发展变迁的杰出作品,寓意深刻,故事精彩,包袱新颖,耐人寻味,获得了广泛好评,多次登上中国曲艺节、全国非遗周展演、各大卫视春晚的舞台。为了能在国庆期间为首都观众奉上精彩的相声大餐,刘俊杰在对作品进行再次加工整理的同时,大胆尝试自己与不同搭档合作的演出,这在相声演出历史上是一次突破,也彰显了刘俊杰深厚的艺术功底和超强的舞台驾驭能力。

演出中,刘俊杰的多位曲坛挚友登台助阵。单弦表演艺术家张蕴华、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高洪胜等纷纷回忆了几十年来与刘俊杰的深厚情谊和艺术渊源,并助兴上演了拿手节目。特别是李金斗与刘俊杰的儿子刘芃即合作的相声小段博得了满堂喝彩。李金斗向北京观众介绍了自己的这位新徒弟。“相声要与时俱进,人才更要代际传承,新时代就要有新面孔,让更多的年轻人喜爱这门艺术,为广大观众带去欢乐。”李金斗说。

22日上午,刘俊杰相声新作艺术研讨会在东城区第一文化馆召开。天津市非遗保护协会会长李治邦,中国曲协曲艺委员会秘书长甄奇,相声名家李金斗、李立山、宋德全、崔琦以及陈连生、王大胜、张海涛、张浩等曲艺理论专家出席。大家结合刘俊杰的艺术经历对四段新作品的艺术特色进行了深入研讨。

刘俊杰师承相声大家苏文茂,近40年的创作历程充分体现了他“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艺术追求,他善于发现积累生活中的幽默素材,也练就了一双敏锐捕捉生活焦点的眼睛。四段新作品展示了他对当代社会生活多方面的观察和思考,总结提炼出了生活的智慧。同时,刘俊杰的相声创作注重塑造人物性格,不跟风、不浮躁、不空洞,让相声再一次回归其市民属性本质,创造了多个“刘俊杰式”的艺术形象。

与会专家认为,刘俊杰的相声体现了守正创新,守的是相声艺术的本体、相声艺术的审美特质,尊重了相声艺术规律,为相声界树立起了楷模和标杆。刘俊杰的艺术实践是在文化观念、理性思维观念上产生的,是对过去传统的突破,在相声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专家们表示,讽刺与幽默是相声艺术的功能,刘俊杰和百姓打成一片,深入体验百姓情感、关注百姓生活,以艺术家的担当和责任,以相声作为讽刺艺术的功能对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对阻碍社会发展的落后观念,对沾染恶习的人物,进行善意的批评,开拓了相声的“新讽刺”风格,也提升了相声的说表技巧,引领了相声创作的潮流。

据了解,刘俊杰的新作品专场演出还将在京津冀三地陆续上演,为广大观众送去欢乐,同时也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不断加工完善,力争把更好的相声节目搬上舞台。(艺文)

电视剧《国家孩子》重现草原真情



电视剧《国家孩子》定档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9月26日起每晚黄金档开播。该剧将观众视线带回到上世纪60年代初,据主创介绍,当时一场自然灾害席卷大半个中国,江南地区出现大批弃婴,无力抚养孩子的父母把他们送到上海的保育院,整个上海都面临巨

大的救助压力。时任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的康克清大姐把这个情况如实告知了周恩来总理,希望国家给予帮助。周恩来总理和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夫主席达成共识,把江南的部分孤儿送到内蒙古交给牧民抚养,内蒙古自治区做了周密安排,调集了丰富的物资,牧民们向孩子们伸出了温暖的双手,而这些来到内蒙古的孩子被称为“国家孩子”。《国家孩子》从4个由同一趟火车运到草原的上海孤儿讲起,展现了他们半生的命运,傅程鹏、杨舒、徐洪浩、王梓桐四位实力演员分别诠释了剧中人物从1960年八九岁到达内蒙古开始,一直到他们扎根于此、子孙满堂的故事。剧中,他们半生的命运跟国家发展息息相关,这是一曲民族团结的赞歌,也是一首家国命运的史诗。(央讯)

专家学者为民歌发展问诊把脉

由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主办的中国吕家河民歌文化座谈会、“武当大明峰杯”《山歌越唱越快活》——中国·吕家河民歌会分别于9月21日、22日在湖北十堰官山镇举行。座谈会上,与会专家深入分析了民歌在当下存在的危机,并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就民歌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研讨。专家认为,有民歌在当下出现与时代水土不服、受众流失、人才断层以及民歌本身在传承发展过程中走形变异的危机。传承保护民歌,一方面要让民歌进入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内容中,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创新发展,为乡村振兴和群众文化生活服务。次日举行的民歌会上,来自内蒙古准格尔旗的漫瀚调,陕西的镇巴民歌,甘肃的白马人山歌酒歌,宁夏的花儿,新疆的塔吉克族民歌,青海的土族叙事民歌,藏族情歌,西藏那曲的藏族民歌,门巴族酒歌,塔巴族民歌,广西的京族民歌女子弹唱,贵州的“布衣十八调”,云南、四川的彝族民歌,重庆的原生态民歌组合,以及湖北的十堰民歌、吕家河民歌等15支优秀民歌表演队,将展演活动不断推向高潮。(许莹)



十八调”,云南、四川的彝族民歌,重庆的原生态民歌组合,以及湖北的十堰民歌、吕家河民歌等15支优秀民歌表演队,将展演活动不断推向高潮。(许莹)

专家观摩研讨沪剧电影《雷雨》

9月11日,由中国影协指导,《电影艺术》编辑部主办的沪剧电影《雷雨》观摩研讨会在京召开。该片作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戏剧梅花奖数字电影工程”项目、促进上海电影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沪剧代表性传承人茅善玉、陈瑜,沪剧演员朱佳,王明达、洪豆等倾情演绎。

电影改编自曹禺最为称道的改编版本沪剧《雷雨》,片中不仅保留了舞台版本中“盘凤”“吃药”“花园会”“撕支票”“四凤独叹”“五重唱”等经典唱段,还通过实景拍摄再现了一个真实的周公馆,展现了许许多多舞台上未充分展示的原著中的经典场面,例如繁漪雨夜尾随周萍,四风、周冲双双触电而亡的场景。电影将原作的精华通过画面和声音的传达,为观众带来前所未有的沪剧“新体验”。

《雷雨》曾被多种艺术形式改编,与会专家认为,该片忠于原著,不仅保留了《雷雨》原作的戏剧结构、人物塑造和美学风格,更延续了作品本身的思想价值

取向。影片选择以繁漪的视角展现,更体现出《雷雨》的灵魂,表达了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专制家庭压迫的反抗。该片适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推出,观众通过该片看到封建专制对人性的残害,而这恰恰是推翻旧社会、建立新中国的重要原因。有专家谈到,戏曲电影对传播戏曲文化、传扬经典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推出的大量戏曲电影无疑是电影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保护力度的加大,戏曲电影秉持守正创新,在艺术上不断突破、向前发展。该片选用的沪剧唱腔委婉柔和,非常适合表现《雷雨》中错综复杂的家庭伦理关系,加上沪剧名家茅善玉及一众优秀沪剧演员的演绎,使得影片保持节奏流畅的同时,最大程度实现了戏曲与电影这两种艺术形式的平衡。也有专家指出,戏曲电影《雷雨》拍得太过,留白部分不够,观赏过程中悬念感、压抑感有所削减,繁漪的人物刻画还可以更丰富一些。(慧妍)